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

我便是唯一的光



阎晶明
选编

鲁
演
讲
集
迅

魯迅

演講集

現代文
學叢書

Copyright © 2017 by Life Bookstore Publishing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演讲集 / 鲁迅著；阎晶明选编. —北京：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 2017.3

ISBN 978-7-80768-180-9

I . ①鲁… II . ①鲁… ②阎… III . ①鲁迅著作—

演讲—选集 IV . ① I21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06931 号

责任编辑 肖 严

装帧设计 罗 洪

责任印制 常宁强

出版发行 生活书店 出版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顶佳世纪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9.875

字 数 167 千字 图 36 幅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45.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52612； 邮购查询：010-8401054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目录

选编者的话	001
上 编	
娜拉走后怎样	008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未有天才之前	022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032
记谈话	080
无声的中国	092
——二月十六日在香港青年会讲	
老调子已经唱完	102
——二月十九日在香港青年会讲	
革命时代的文学	114
——四月八日在黄埔军官学校讲	

读书杂谈	126
——七月十六日在广州知用中学讲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138
——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	
关于知识阶级	160
——十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劳动大学讲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172
——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上海暨南大学讲	
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	184
——五月二十二日在燕京大学国文学会讲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194
——三月二日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讲	
上海文艺之一瞥	204
——八月十二日在社会科学研究会讲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	222
——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北京大学第二院讲	

今春的两种感想 228

——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北平辅仁大学演讲

下 编 235

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欢迎

新校长会上的演讲 238

少读中国书 做好事之徒 242

在中山大学学生会欢迎会上的演讲 246

读书与革命 254

关于革命文学 258

文学与社会 264

在北京第二师范学院的演讲 272

离骚与反离骚 280

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 284

再论“第三种人” 288

附 录 鲁迅演讲侧记 293

鲁迅在北平（节选）	295
鲁迅论泥脚与皮鞋脚（节选）	297
鲁迅在北平的讲演（节选）	299
忆鲁迅先生的“北平五讲”（节选）	301
鲁迅在群众中	302

选编者的话

非常感谢三联生活书店，他们有兴趣重新出版我在十五年前编辑而成的《鲁迅演讲集》。这本书十多年前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后，常常能听到一些朋友和读者的反映，大家多由这些演讲文字中获得鲁迅在文章之外表达的思想。鲁迅并非专业的演说家，他甚至并不喜好到处去演说，他的数十次演讲所产生的影响，和我们今天通常所认为的“演讲效果”远不是一回事。也正是因此，在今天这样一个演讲越来越成为某种“专业”和“职业”的时代，面对那些愈演愈烈的空洞的、表演式的演讲，我常常会遥想起鲁迅的演讲，而且认为非常有必要在今天重新认识其独特魅

力，并引发对演讲本身的思考和探讨。在此书重印之际，我很愿意将自己几年前写成的一篇短文《从鲁迅谈讲演魅力》的大部分片段置于书前，代为编选者的前言。

鲁迅是演说家，他有证可考的讲演达六十六次之多。鲁迅本人并不喜欢到处讲演，“人家在开会，我决不自己去演说”；“我曾经能讲书，却不善于讲演”（《海上通讯》）。他的讲演大多是因为无法拒绝邀请者的“坚邀”而不得已为之。鲁迅讲话带着浓重的绍兴口音，语调也不高亢，他的话并不能为所有的听者全部听懂。然而无论在北京、厦门，还是广州、上海，凡鲁迅讲演的时候，听者的热情都格外高涨，目睹鲁迅风采是很多人前往聆听的主要原因。一九二九年五月，鲁迅自上海回到北京探亲，其间他曾应邀到北大等大学讲演。据当时报载，在北大讲演时，“距讲演尚差一小时，北大第二院大礼堂已人满为患”，主办方只能改至第三院大礼堂，听者于是蜂拥而至，最终“已积至一千余人”。一九三二年十一月，鲁迅再次回到北京，在北师大讲演时，由于听众太多，不得不改到露天操场进行，听众达到两千余人，场面十分壮观。

鲁迅的讲演常常是到了现场才道出主题，他的讲演在并不展现“技巧”、显示“口才”的情形下，却令那么多的热血青年为之激动，靠的是什么呢？我们自然可以总结出很多：深刻的思想，讲真话的要求，直面现实的胆魄，等等。这些都毫无疑问是

构成鲁迅讲演魅力的根本原因。但就站在“学者、作家及其讲演”这个话题上讲，我以为鲁迅讲演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就是讲演的真正魅力不在于现场的绘声绘色的表演，不在于滔滔不绝的“妙语连珠”，而在于讲演者在讲演背后作为作家的创作和作为学者的研究是否真正可以为其“立言”。讲演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靠文章说话”。

我们说鲁迅是演说家，但上述那种讲演盛况对他而言并不是从来就有。一九一二年五月，鲁迅进京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职，刚刚履职的第二个月，教育部为普及社会教育而举办“暑期讲演会”，邀请中外学者就政治、哲学、佛教、经济、文化等作讲演，鲁迅被聘讲演《美术略论》。根据鲁迅日记记述，他总共去了五回，讲了四次，讲演的情形却并不令人乐观。六月二十一日第一讲，“听者约三十人，中途退去者五六人”。二十八日作第二讲，日记没有记载听讲情形；但第三次，即七月五日，鲁迅冒着大雨“赴讲演会”，“讲员均乞假，听者亦无一人，遂返”。十日，“听者约二十余人”。最后一次即当月十七日，也是雨天赶去讲演，“初止一人，终乃得十人，是日讲毕”。五次赶场，听者总人次居然不过百，情形之冷淡可想而知。原因自然很多，但有一点恐怕是必然的，那时的鲁迅还只是初来乍到的“公务员”，以学者的身份前去讲演，号召力显然不足。到二三十年代，已经名满天下的鲁迅再去讲演，盛况之壮观每每令人惊讶。在所有的原

因当中，我最想说的是，鲁迅靠的是文章立言，没有他在小说、散文、杂文方面的创作，没有他在小说史上的研究，没有他在文学翻译方面的成果，讲演又何能谈得到令人期待？我们今天的很多演说家，越来越走“专业演讲”的路径，学问没有根本，研究难得钻研，创作上未必有什么成就，却忙着上电视、进礼堂，侃侃而谈，不亦乐乎。最终让人看破真相甚至令人厌倦，实在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夸张的姿态，油滑的腔调，故作的高深，随意的解说，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在回避一个作家、学者立身的根本，遮蔽学术讲演立言的根基。

演讲的号召力不是或未必是言说本身，演讲的魅力来自更为深沉的、丰富的底蕴。林曦先生曾这样描述他听鲁迅演讲时的感受，我以为他的描述特别能表达我自感难以言尽的观点：“鲁迅先生的讲演态度中，是决找不到一点手比脚画的煽动和激昂的。他的低弱的绍兴口音，平静而清明，不急促，不故作高昂，却夹带着幽默，充盈着力量，像冬天的不紧不慢的哨子风，刮得那么透彻，挑动了每根心弦上的爱憎，使蛰伏的虫豸们更觉无地自容。”（林曦《鲁迅在群众中》）

演讲者的信心来自讲坛之外的地方。

阎晶明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上
編

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但是从那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

——鲁迅

演讲题目：娜拉走后怎样

演讲时间：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演讲地点：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娜拉走后怎样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

我今天要讲的是“娜拉走后怎样？”

伊孛生是十九世纪后半的瑙威的一个文人。他的著作，除了几十首诗之外，其余都是剧本。这些剧本里面，有一时期是大抵含有社会问题的，世间也称作“社会剧”，其中有一篇就是《娜拉》。

《娜拉》一名Ein Puppenheim，中国译作《傀儡家庭》。但Puppe不单是牵线的傀儡，孩子抱着玩的人形也是；引申开去，别人怎么指挥，他便怎么做的人也是。娜拉当初是满足地生活在所谓幸福的家庭里的，但是她竟觉悟了：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孩